

阿凡提故事《树瘿》的文化考释及其启示

陈 强^{1,2}

(1.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2. 昌吉学院 中文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摘 要:阿凡提故事在新疆民间流传广泛,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景观。通过对阿凡提故事《树瘿》的文化考释,认为古维吾尔神话在阿凡提故事中仍有遗存,这对重新认识阿凡提故事中的多元文化、阿凡提故事与纳斯尔丁笑话的关系、阿凡提故事的整理与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阿凡提故事;《树瘿》;神话;古维吾尔文化

中图分类号:I276.8 **文献标志码:**A

Cultural Explanations about “Tree Wart” in Afanti Stor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s

CHEN Qiang^{1,2}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119,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angji College, Changji Xinjiang 831100, China)

Abstract: Afanti stories which are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the folk people in Xinjiang contain rich ethnic cultural landscapes. Based on the cultural explanations about “Tree Wart” in Afanti stor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yths of the ancient Uygur still remain in Afanti stories. Such explanations can provide people great enlightenments for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ulticultures in Afanti sto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fanti stories and Nasreddin jokes as well as the collection and study of Afanti stories.

Key words: Afanti stories; “Tree Wart”; myth; ancient Uygur culture

阿凡提故事是新疆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笑话,它在多个少数民族中均有流传,尤以维吾尔族为甚。2014年阿凡提故事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其中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至今还未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笔者拟就阿凡提故事中的《树瘿》一文进行文化考释,并略述其启示,以期能为新疆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一、《树瘿》故事的文化考释

兹录《树瘿》故事原文如下:

有一个国王带着兵士去打猎,阿凡提远远看见他们来了,就藏在一棵大树后面。国王骑着马走到大树跟前,马闻到生人的气味,

就倒退了几步。于是国王便冲着大树说:“你是什么人?”阿凡提说:“我是这棵树的树瘿。”国王仔细看了看,又问:“树瘿有这么大的吗?”“因为老下雨,所以把我泡成这么大了。”阿凡提回答说^[1]。

阿凡提故事为民间口传笑话,但这则故事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未必觉得好笑。为何故事中的阿凡提要假装成树瘿?更为奇怪的是国王并不否认树瘿可以变成人,而只是对“树瘿人”的大小表示怀疑?事实上,这则故事虽表面看似荒诞,但其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是:阿凡提和国王都认为树瘿可以变成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树瘿和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只有弄清这些疑

收稿日期:2017-07-03;最后修回日期:2017-07-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新疆项目(14XJJCZH002)。

作者简介:陈强(1978-),男,新疆昌吉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

问,才能真正找到此故事的笑点,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对树瘿及其背后的文化进行深入考释。

何为树瘿?《说文解字》中曰:“瘿,颈瘤也。”^[2]《玉篇》中曰:“瘿,颈肿也。”^[3]《集韵》中曰:“瘿,颈疾。”^[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瘿”字条下曰:“下文云‘瘤,肿也。’此以颈瘤与颈肿别言者,颈瘤则如囊者也,颈肿则谓暂时肿胀之疾。”^[5]古代关于“瘿”字的种种文字注解,这里不一一引出,概而言之,“瘿”字本意与疾病有关,指长在脖子上突起的肉瘤,也就是俗称的“大脖子病”。由此引申而来的树瘿是指树木外表形如瘤状的隆起部分,其主要成因是树木机体组织受到真菌或害虫的侵蚀后,局部细胞增生而形成了囊状或瘤状的赘生物,多为树木病态增生的结果。

树瘿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并不少见。唐代贾岛有诗云:“湿苔黏树瘿,瀑布溅房庵。”^[6]唐代张鷟曰:“金盏银杯,江螺海蚌;竹根细眼,树瘿蝎唇。”^[7]宋代苏轼云:“木有瘿,石有晕,……皆物之病也。”^[8]《聊斋志异·娇娜》中曰:“未几,割断腐肉,团团然如树上削下之瘿。”^[9]由上述引文可见,树瘿在汉文化语境中多为普通的描写物象,并无更深的文化指向。而在古维吾尔文化中,树瘿却是一个独特的表意之象,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树瘿生人的故事也屡见不鲜,且颇具神话色彩。这里试举几例:

《高昌王世勋碑》云:“盖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一夕,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而为之君长。”^[10]

《亦鞞真公神道碑》曰:“公讳亦鞞真,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国中有两树,合而生瘿,剖其瘿,得五瘿(婴)儿,……秉其国政。”^[11]

《元史》言:“先世居维吾尔之地,……有神光降于树,……树乃生瘿,若怀妊状,……越九月又十日,而树瘿裂,得婴儿者五,……而为君长。”^[12]

《马可波罗行纪》中“哈密”条又谓:“他们(回鹘人)宣称,他们最早的君王不是人类所生,而是从一种树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树瘤由树的汁液形成,实际上我们通常称之为‘埃斯卡’(esca)。”^[13]

此外,在伊朗人志费尼所著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有《亦都护和维吾尔地的起源—据他们自己的说法》^[14]一文,此文亦有关于维吾尔族起源的记载,这一记载后被瑞典人多桑在其《多桑蒙古史》^[15]中再次记述,这些外文记载多与以上汉文

引述的故事类似,在此故不赘引。

上述几处引文为树瘿(瘤)生人故事的部分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古维吾尔人认为树瘿可以生人,且所生之人并非凡人,而是其最早的部族君王,这看似荒诞不经,却能合理解释先民对本民族起源的疑惑。从神话学对神话的界定和分类来看,这些由人们想象或虚构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古维吾尔民族的英雄神话(myth)。

神话原型批评家弗莱认为,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拥有一个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由文学加以继承、传播,并赋予它千姿百态^[16]。这就是说神话故事作为一个民族童年时期的心理经验,会转移到文学作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流传,而民间文学正是神话故事流传的主要领域之一。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7]。随着神话的不断消失,起初进入文学中的神话体系也被打破,多数神话故事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已变为“碎片”,散落在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各类文学作品之中。离开了古老的神话语境,这些流传下来的“碎片”在今人看来自然会感到费解,这就需要进行考古式的文化连接、拼合与修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把《树瘿》故事与其背后的树瘿生人神话进行文化关联。

联系故事不难发现,在阿凡提与国王的对话中,阿凡提故意说自己是“树瘿人”,实际上是借用了古维吾尔族树瘿生人的神话典故,他这样说不仅可以使其摆脱尴尬,还能为自己口头“加冕”,使自己地位“升格”,表明他非同寻常,具有“君王”的身份。而阿凡提面对的正是国王本人,他的“加冕”就意味着国王的“脱冕”,国王的身份被“降格”。面对国王的质疑,阿凡提巧妙应对,即刻从神话回到现实,用现实经验为自己合理解脱。这则故事表面上看是阿凡提和国王在谈论人与树瘿,其实背后所表达的深层含义却是“加冕”与“脱冕”“升格”与“降格”,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阿凡提始终占据主动,机智地穿梭于神话与现实之间,瞬间完成了语言上的狂欢,故事的喜剧性便由此而生。只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找到了此故事的笑点。

二、《树瘿》故事文化考释的启示

以上小考无意全面考究《树瘿》故事的最初神

话源头,笔者只是想通过解读个案,为今人更好地理解阿凡提故事提供文化上的关联。但小考有时也能以小见大,给人以有益启示,笔者认为,《树癭》故事的文化考释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重新认识阿凡提故事中的多元文化。

季羨林先生认为,由于西域地理位置特殊,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此汇聚,西域在历史上多受中原汉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影响。他同时还指出:“在目前,虽然从宗教来看,伊斯兰教统一了全疆。但从深层文化来看,几大文化体系的痕迹依然隐约存在。”^[18]这一论断从本质上指出了新疆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事实,这一事实在历代新疆本土文艺作品中也有体现。

具体到阿凡提故事,王佑夫认为:“西域的阿凡提,文化背景十分广阔,他身上除了具有主要的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因素,还积淀着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及中原儒家文化等多种成分。”^[19]在此,王先生认为阿凡提故事具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其主要受上述四大文化的影响,这与季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

通过以上考释不难看出,阿凡提故事中还有古维吾尔神话的遗存,这似乎还没有引起以往研究者的注意。古维吾尔族又称“回纥”或“回鹘”,于公元7世纪初脱离突厥而独立,后兴起于漠北,建立回鹘汗国。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大批回鹘人分三路西迁至天山南北与葱岭东西。回鹘西迁对其社会文化影响极大,回鹘人积极吸取周围各种文明,逐渐融合而形成一种新的回鹘文化——维吾尔文化。公元10世纪以后,维吾尔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遂成为其显性文化,但古维吾尔文化的基因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在民间留存。透过《树癭》故事,仍能看到古维吾尔文化的遗留,这在《国王的生肖》等其他阿凡提故事中还可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第二,重新认识阿凡提故事与纳斯尔丁笑话的关系。

阿凡提在国外又称“纳斯列丁”或“纳斯尔丁”(Nasreddin),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纳斯尔丁是否实有其人,他究竟是哪里人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19世纪80年代,土耳其人穆夫提·哈桑根据地方档案发现了纳斯尔丁生卒的年代和地点,随后,其他土耳其学者又根据出土的墓石确认了纳斯尔丁的身份和家世等,进而提出了纳斯尔丁是

土耳其人的说法。

“土耳其说”一开始就遭到前苏联民间文学研究者杰甫列托夫的反驳,他认为不能把纳斯尔丁形象的产生确切地局限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类似的历史条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从阿拉伯到中亚细亚——同时产生出这个形象^[20]。此后,土耳其学者继续考证,并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土耳其说”,这一说法也逐渐为现代西方研究者所认可。2011年6月,土耳其文化旅游部用英文出版了《哲学家中的哲学家:纳斯尔丁·霍加》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纳斯尔丁笑话的流传现状,并把维吾尔人的阿凡提故事作为纳斯尔丁笑话的分支进行论述,试图把中国的阿凡提故事也纳入“土耳其说”。

笔者认为,阿凡提故事与纳斯尔丁笑话有本质上的差异,即使考证出纳斯尔丁是土耳其人,也不能说明阿凡提故事就是土耳其的纳斯尔丁笑话,因为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民间笑话,包括阿凡提故事,只是借用纳斯尔丁之名发展起来的,就其文化内核而言,则与土耳其的纳斯尔丁笑话迥然不同。不可否认,中国的阿凡提故事和土耳其的纳斯尔丁笑话关系密切,一些故事确实相互影响,大同小异,但大多数故事并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中国阿凡提故事带有明显的古维吾尔文化的基因,这在《树癭》故事的考释中已有体现。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纳斯列丁笑话》(土耳其的阿凡提故事)中并无《树癭》故事,甚至连阿拉伯的《朱哈趣闻轶事》《伊朗阿凡提的故事》等相关故事集中也没有此故事,这只能说明《树癭》故事是中国阿凡提故事所特有的,这就提醒人们不能把中国的阿凡提故事与国外纳斯尔丁笑话混为一谈。

第三,重新认识阿凡提故事的整理与研究。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曾在作家艾克拜尔·吾拉木《阿凡提》系列作品研讨会上指出:“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阿凡提不仅是维吾尔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更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资源。”^[21]由此,作为阿凡提文化的载体,阿凡提故事的整理与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笔者在考释《树癭》故事的过程中发现,在目前已有的数十个阿凡提故事版本中,除少数几个版本外,《树癭》故事多已销声匿迹。从整体上说,当前的阿凡提故事版本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维吾尔族作家艾克拜尔·吾拉木也曾指出,近年

来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关阿凡提故事的书,有些书中的故事明显带有道听途说、改头换面、胡乱拼凑的痕迹,读来牛头不对马嘴——只要沾点幽默的边就加在阿凡提身上,此类故事不仅失去了阿凡提故事本应保留的原味特色,严重的还会伤害到民族同胞的感情,应该引起重视^[22]。对一般的儿童读物而言,阿凡提故事的适度改编本无可厚非,但作为民间文学的读本,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应是阿凡提故事收集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那种非原生态式的搜集和整理会严重影响后人的研究,甚至可能导致民族文化基因的消失。

此外,结合以上考释不难看出,阿凡提故事蕴含着民族文化的宝藏,然今人对其研究仍缺少足够的重视。作为流传于民间的口头笑话,阿凡提故事与其他经典文学作品相比,因其“下里巴人”的出身而难登大雅之堂,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学者对其研究尚缺少文化层面的关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以阿凡提为符号的文化产业,阿凡提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阿凡提文化的深度发掘。就目前现状来看,阿凡提故事的文化研究整体上比较滞后,与其现实的影响力不相匹配,这不利于阿凡提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不仅如此,阿凡提故事还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深入研究其中的民族文化基因也是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这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阿凡提故事而言意义重大。因此,全面深入研究阿凡提故事的文化内蕴就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此,本文对《树瘿》故事的文化考释正是一次必要的尝试,借以抛砖引玉。

三、结 语

阿凡提故事在新疆民间流传广泛而久远,其本身已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融合体,文化融合不代表文化消亡,古维吾尔文化的基因在其中依然存在,这从《树瘿》故事的文化考释中便可见一斑。此外,考释也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与认识:其一,古维吾尔文化应是阿凡提故事中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阿凡提故事与国外纳斯尔丁笑话不能一概而论;其三,应高度重视阿凡提故事的整理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戈宝权. 阿凡提的故事[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234.
- [2]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1963:154.
- [3] 顾野王. 大广益会玉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7:56.
- [4] 丁度. 集韵[M]. 北京:中国书店,1983:510.
-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49.
- [6] 黄鹏. 贾岛诗集笺注[M]. 成都:巴蜀书社,2002:298.
- [7] 李世人,詹绪左. 游仙窟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0:11.
- [8] 苏轼. 苏东坡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1986:367.
- [9] 蒲松龄. 聊斋志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
- [10] 虞集. 虞集全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1241.
- [11] 黄潜. 黄潜全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649.
- [12]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981.
- [13] 苏航. 回鹘卜古可汗传说新论[J]. 民族研究,2015(6):82.
- [14]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M]. J·A·波伊勒,英译. 何高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8.
- [15] 多桑. 多桑蒙古史[M]. 冯承钧,译.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3.
- [16] 诺斯洛普·弗莱. 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 吴持哲,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
- [18] 季羨林. 季羨林论中印文化交流[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168.
- [19] 刘荫梁. 阿凡提笑话喜剧与美学评论[M].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1.
- [20] 戈宝权. 纳斯列丁的笑话[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16.
- [21] 高昌. 阿凡提的故事属于中华民族——专家学者在京研讨《阿凡提》[J]. 文化月刊,2009(1):158.
- [22] 艾克拜尔·吾拉木. 阿凡提故事大全[M].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1.

(责任编辑 王莉)